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三十回 白老寡三進賁侯府 司田人八賦田園詩

話說蘇節度乃是一郡之主，其門庭，侍從，禮樂，氣象，與賁府大不相同。自身名位既高，大廳上坐的親契雖俱是公卿名流，然皆其治下之人。所以他自己不曾坐在外頭，只同著福晉端坐正堂之內，等候女婿入拜。那節度福晉又是親王郡主，故此更兼懿盛。且說那招璞玉入內的，並非他人，乃是蘇節度之次子高瑞，現任御前侍衛之職。生得面闊體偉，原是個胸懷錦繡，行履景賢之人。璞玉跟著走入幾重門來，只見高瑞不往正堂，卻向西轉彎，進一所花園中來了。璞玉抬頭看時，斷非會芳園可比，四面盡是畫殿玉樓，真個有八節常青之草，四時不謝之花。又至一層門前，只見上掛著「養性述心」四字鏤金匾額，左右門旁有十四五歲的兩個侍兒垂手侍立，自門內又走出一個長方臉兒細條身材的太監來了。高瑞問道：「太爺、太太在那裡？」那太監忙施禮答道：「在七間大殿坐著，正等候姑爺入拜，這裡有參禮的眾太太、小姐們看戲呢。」璞玉真個聽得一派鼓瑟之聲，纖樂音響，只不見在何處。高瑞又轉身回來，引著璞玉入一個金碧輝煌的垂花門來，方至蘇節度所住宮室。

璞玉見節度同著福晉南面而坐，身後及兩側，一群脂粉裙釵如雁翼排開，高瑞側身侍立一旁，那太監向前，將一幅長素帛送到璞玉手上，璞玉自度：「賁吉不能到得此地。」因即向他夫妻二人獻了帛，跪在地下繡花毯上，拜了四拜。拜畢，節度、福晉各賞了一個如意，璞玉接過，又拜了一拜，遞給那太監持著。

那太太笑容滿面的問節度道：「這女婿可曾進京供職了？」節度笑道：「小孩兒家，那裡便供起甚麼職來。」說罷，又問高瑞道：「來迎親的親家在那裡歇了？」高瑞忙回道：「在大廳裡共聚老爺們入席呢。」節度道：「你也該自去讓著些，不可輕慢了。」高瑞忙應了個「是」便出去了。一個丫頭斟上茶來，璞玉接過。太太又命坐下吃茶，璞玉告了坐，坐在一旁矮椅子上吃茶。節度笑問道：「你祖母太夫人可好？你父親好？你弟兄幾個？路上走了幾日？」璞玉忙起身一一對答。

彼時，見眾丫頭媳婦們，在太太身後，後榻扇玻璃窗外，看著璞玉指手努嘴的說笑，璞玉自是看慣了的情景，也不理睬。節度命那太監道：「柴儒，你領這女婿去拜見他大嫂子。」那太監忙應「是」，遂引著璞玉走出花園，向東走去，方入垂花正門來了。

原來節度所生二子，長子早已亡故，惟有寡媳孀居，倒是有兩位公子。璞玉入內拜見時，只見那夫人，年近五十，容長臉兒，眉目清秀，中等身材，舉止端方，談笑從容，真個象個貴門之婦。璞玉見過了禮，領受了好些器具、荷包、巾帶之類，又設繡墩讓著坐下，問起他讀書的事來。那太監裝上煙來，璞玉起身道：「不會抽煙。」那夫人笑道：「這姑爺真個與我們姑娘有緣，我們姑娘也是不抽煙的。」茶罷，入偏殿更衣。

璞玉穿了錦袍玉帶，外罩朝服，項戴數珠，跟了柴太監，復出垂花門，向東又進一重門來。只見有三間書房，門上寫著「既翁軒」三字。原來高瑞暫在此歇息，柴太監叫璞玉拜見了，高瑞讓坐待茶，又笑道：「這兄弟你讀了幾年書？」璞玉答道：「五年了。」高瑞道：「你可知道這屋叫『既翁軒』的意思嗎？」璞玉道：「可是取《詩經》所云『兄弟既翁，和樂且湛』之意的？」高瑞道：「這名不但和書房與待客之意，先前家兄在時，我二人常在此吃茶，故有此名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堂官來回：「大廳上酒宴至半。」高瑞忙起身，道：「請姑爺在此待飯。」說畢，一徑去了。不一時擺上宴席來，又有兩位小公子出來，見禮相陪，璞玉看他們也都是聰明伶俐的，亦含笑相讓。

次日便是吉辰，那柴太監引著璞玉走入正廳來，但聞管弦嗷嘈，纖樂聲中，那蘇小姐頭蒙紅紗，眾丫環媳婦們簇擁攙扶而出。節度與太夫人，遂命盞盞素乳，賜與女婿與女兒嘗過後，使二人並肩拜了父母。禮畢出來，僕從們扶持璞玉跨上鏤金鞍轡紅纓白馬，蘇小姐坐了紅幔翠蓋輦。

彼時，璞玉前有穿錦著緞的執事侍從等三對兒行走，身後跟隨家臣堂官們，真個威儀堂堂，顯赫無比。依原議，因過了此日，一個月內沒有好日子，所以在衙門近旁設了行館，待成了大禮，方迎新人回來的。少刻便至館前下馬，扶蘇小姐下輦入院。引二人至案前，眾堂官焚香燃燈，使璞玉夫妻二人拜了天地日月。又復相向施禮畢。璞玉先入房，除下撒袋弓韃，立於門左，媳婦丫環們，高揭門簾，扶蘇小姐入房，樂止。女僕婦人們，向璞玉使了個眼色，璞玉將弓韃剛剛伸至蒙紗時，眾婦人們早把蒙子掛在弓韃上揭去了。

當時，璞玉雖欲看蘇小姐面容，一則因從側旁不得見其全貌，再則曾涉滄海之人，豈重江河之水，想來琴自歌之仙姿，爐湘妃之艷貌，聖萃芳之彎眉皆世所稀有，因此也不急著去看，轉身去在左首坐了。女僕媳婦們引著蘇小姐至西邊東向坐了。

璞玉抬頭看房中，只見錦緞灼日，金碧流輝，寶鼎香煙噴霧，珊瑚碧玉燦光，正是：上界神仙府，人間權貴家，終是一郡貝勒之富，不比尋常人家。

一時媳婦們散去，搬過宴席來，獻上紅帶聯歡盅，使二人吃交歡杯時，璞玉方端詳那蘇小姐，只見敷粉面，圓如滿月，纖長眉，神穿柳葉，體態舉止，格外莊重端方。媳婦丫環們獻上長壽麵、子孫餅，蘇小姐嬌羞不食，璞玉也略嘗了嘗便放下了。媳婦們收了桌子，掌上燈來。眾人漸漸散去，只剩下蘇小姐的嬈嬈及幾個近待丫環。又斟上兩壺茶來，便摺下了炕沿上的繡幔。

璞玉自思，昔日緣分，雖未稱心，今日良姻，亦非緣外之事。因舉茶道：「小姐請茶。」蘇小姐抬頭看了璞玉，二人四目相交，璞玉見其目明若珠，已解其心性穎悟不差。蘇小姐吃茶，璞玉又陪笑問道：「早聽得說，小姐與我同庚，但不知名字，願聞尊名。」蘇小姐聽了，遲疑了一回，緩語答道：「名『己』。」這正是五百年前定就姻緣，二人一見，便互敬互愛，一言半語中即生出百般恩愛來。

次日，璞玉見蘇已骨肉嬌嫩，身體荏弱，心中十分親熱。而蘇已待璞玉也恭謹敬重，毫不違意，二人竟和睦如鴛鴦了。過了三日，已是起程日期，夫妻二人按禮妝扮了，依舊跨馬乘輿，返入節度府來。郡中眾官也都迎出來了。那柴太監引著二人入祠堂行過禮，方領進正堂來，兩個齊齊拜見父母。太爺、太太二人心中大悅，賜女婿、女兒以華宴。須臾宴罷，跪拜興辭。蘇節度拉著女兒的手教道：「我兒，如今你出嫁去了，可切記為父之言，為人之婦，須循九規，卻是錯一不可的，蓋勤縫紉，節飲食，慎思慮，心小語和，守身堅志，戒吟哦，敬姑丈，不言非禮，克棄怠情是也。凡此九規，你若失了一件，便不是我的女兒了。」蘇已一一答應了，灑淚而別。

且說一群人眾，離了節度府往賁府而來，曉行夜宿，在路趨行，一日來至忠信府。當時，賁府親友本家，遠近畢集，早已預備下了戲班擺筵，等璞玉一進門，便作起雅樂。眾媳婦丫環們扶持蘇已，隨著遮幔行走，先入忠信堂拜見了賁侯，又拜見了眾老爺，請畢百福祝詞，再入介壽堂，拜見老太太、金夫人、德氏及眾誥命。禮畢，老太太吩咐撤去了遮幔。那時張媽媽、王姥姥、孟嬈嬈、白老寡等也都來赴宴，齊向前看那新奶奶時，只見那蘇已，頭戴五鳳垂珠寬沿冠，身穿九蟒紅錦長袖衣，項垂琥珀串間瑪瑙數珠，更兼面如圓鏡，明眸皓齒，眉長唇厚，十分顯豔，老太太見了歡喜不盡。

白老寡當著眾人，向老太太稱賀道：「我的活佛！原是福壽似海深的，所以孫子媳婦也是這般端正大方，有福有德的，咱們這樣一個人家，不進來這麼一個大福之人，也不能承老太太之後了。」又嘮嘮叨叨的說了好些使老太太歡喜的話。妙鸞、秀鳳、福壽、綿長、錦屏、玉清等見新奶奶如此，也都歡喜異常。可人向前攜起蘇已的手，領往新房中來。蘇已見諸般都不在自己家以下，所以心中也覺欣慰。陪嫁蘇已的八個丫環，雙慶、雙貴、慶熙、慶寧、多福、多壽、吉慶、吉祥等一個個也都伶俐娟俏，不在五福、三妥之下。

且說，賁侯及前往迎親的吉三爺，都加倍款待送親眾人，唱著內外兩台戲，終日鑼鼓嗷嗷，喧鬧不絕。龔高、張裕、高亭、馬住等個個盡心治理所任執事。又有吳姨娘、鍾可人，外有瑤玉、良玉等迎送男女賓客，忙碌不迭。一時之歡樂景象，也難盡述，

直至親歸客散。這三日間，賁府上下，無不個個頭暈目眩，心勞身疲。

終席之日，白老寡又吃醉了酒，拄著杖踉踉跄跄，舞舞麥麥的闖進新房內來。蘇己原不曾見過這般情況，不覺大驚。次後又有張媽媽、王姥姥二人，也吃得半酣，拖拖拉拉的跟了進來。蘇己方知是吃醉了的婆子們，遂讓坐待茶。三人大叫大嚷：「承老太太的恩典，吃得醉了，我們玉哥兒的這大喜事上不喝，更待何時？」又鼓掌喧笑，沒頭沒腦的鬧將起來。蘇己終是懼怕。福壽向前回道：「他們幾個人都是老太太喜歡的，有功的老管家們的老婆們。」蘇己令媳婦們將孟嬈請了來，賞四個婆子以綢緞鞋襪之類。那些醉婆兒們越發高興起來，大喊大叫的祝福頌德，直鬧得新房甚不雅觀。福壽看不過，便軟勸硬唬的好歹請了出去。他們所到之處，院內媳婦們一群群的跟著看熱鬧取笑。

自此，賁府中又熱鬧起來。轉瞬間，又冬盡春來，已至五月天氣了。一日那府裡的可人、宮喜二人過來請了老太太安，會了熙清，往新房裡來。蘇己忙出來迎入，年青妯娌姊妹們閒話，坐了許久。見外邊天氣和暖，大家遂入會芳園來玩耍。

但見草木一新，百花盛開，五人各處走了一回，至拱碧亭坐下。眾丫頭們見亭外開了桃杏花，爭著折來簪發。瑗玉笑向可人道：「世人多稱『花色勝人面』，據我看來，花色雖好，不過幾日便香消瓣落而無蹤影矣。何如美人之面，一年四季常新悅人呢！」

蘇己從旁說道：「大爺以為人面勝於花色，據我看來，還是花色貴似人面，花雖今年謝過，明春又可復開，而人面過了今年，明歲便不如此了。況且，花開年年常在，所以也不知陪過多少佳人了，自古以來多少佳人的嬌容豔姿而今安在呢？」璞玉聽了此言，只當是說出了琴、爐二人不道之言，聖、德二姊未論之語，心中驚喜，向蘇己笑道：「我問娘子一言，世間何物最為長遠？」

蘇己微笑道：「我看凡物都不長久，那尋名的，縱然要殉身帝王，卻如大樹招風，終損其性命。那求利的，不免擔驚受怕，奔走相爭，而棄其父母了。只勸你倡以喜愛，及時行樂，且莫存心於名利二字。世事皆如春夢，雖恩愛夫妻也是不得久遠的。」可人聽了，蹙眉思量：「這新人如何出此不祥言語！」璞玉卻當做至論。夫妻二人，心心相照，終日歡樂玩耍，不離半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，賁侯此番大喜事上，親朋契友，上自公卿大夫，下至黎民百姓，縱然那極無力的，也寫了一紙名帖兒來相賀。但有那孤僻成性的司田人，聞信塞耳，違心背意，全不曾理睬。幸賴這一年來勤奮營乾，自那次被盜以來，衣食倒也粗備，已無泣饑號寒之苦了。

一日見春色清明，柳申花綻，不覺又詩興大發，欲續其先作六首田園詩。方濡墨舒紙時，老婆在旁見了勸道：「你不作詩也罷了，每當你作詩，總要引出些事故來：初次作詩，賁府傳喚，破費了酒肉；二次作詩，縣裡來放甚麼排頭，折了銀錢；三次作詩，又遭了賊劫，弄得箱籠一空，幾乎不曾舍了性命。你寫的未必是尋樂的甚麼方便詩，倒是惹苦惱的不便之兆呢。」司田人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饒嘴婆子，你知道甚麼，敢來敗我作詩雅興！」遂提筆寫道：

蘇樵之便

養奴秋時不使閒，掃葉拾樵穿林間，
卷詩出檢樵夫事，籬門開處到山邊。

不更之便

貧苦人家稀疏村，流水崖前常掩門，
去彼獨木斷夜路，憑高居險睡自穩。

寫方未了，只見穿皂農、戴紅纓帽兒的兩個人昂然入來。田人見了心中狐疑，忙問：「你們是做甚麼的？何事徑入我家？」那二人道：「縣裡派我們，為請先生往賁府來的。」田人聽了賁府二字便不喜道：「我也並非他家奴僕，如何時刻來尋我？你們那知縣也好笑，如何強逼平民，依附權勢之家？」那二人冷笑道：「先生你也無須多言，快快前去倒也罷了，如其不然，以致有污尊面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田人聞言大怒道：「似你這等衙門役僕，敢來輕視誰？我竟不去，又將奈何於我？」二人登時變了臉喝道：「這山野刁民，倒竟敢開口傷我們不成？稱你作先生，你倒放肆起來了，你是誰的先生？請你不去，命你去，你去不去，也依不得你了！」說罷，袖中豁朗一聲掏出一付鐵索來，套在脖子上，拉起就走。直氣得田人怒火高發三千丈，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便如此強凌索拿無罪平民，是何道理？」那二人喝道：「你還說你無罪？其實成了大盜，不齒於人類，難道自己還不知道了不成？」說著懷裡取出索捕印文擲給他看，田人揀起來看時，寫道：

某月日，捕獲伙賊某等供稱：強劫村戶所取財物，藏於窩主司春家。云云。

末尾開列那些物名，卻是那次被盜時，院中所遺幾種東西。田人看罷，方閉口無言了。少刻，又問：「如何又拿往賁府？」那二人又取出另一張印文來道：「知縣相公，如今因有人命公案，要出衙驗屍去，況且你這又是盜賊案情，當歸軍衙審理，你的窩巢又屬賁府所轄地面，所以先將你解到那裡，取了供詞再議。印文在此。」田人見了，仰天頓足，無計奈何，只得央告二人：「少留情面，寬緩一時，待我預備盤纏，再作商議。」二人聽了，那裡肯依，竟大怒喝罵起來，腳不點地的牽了去了。

老婆在後面焦急道：「你好個方便，還作甚麼方便詩不？」一頭說，一頭打點了衣服盤費，趕著送上來。田人暗暗自付：「此番解交賁府，賁侯或念舊好，洗清我冤枉，也未可知。只是我初入山時，原說：『誰在市井地方見了我，可啐我面。』況且前幾回，留我請我時，也是言語絕決，無情太過了，如今這般行徑，眼見得遺笑於人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」想畢，一路來尋死覓活的鬧了幾回，爭奈那二人管防嚴緊，不離半步，一時已至賁府前來。黃明迎了上來，問明了原委，命且站在一旁，接了印文，至會事房，交與內門子進去了。

田人見賁府眾人，往日都是稱他作師爺的，如今見了竟全不理睬，不覺感歎世情之炎涼。求了個相善的，欲見璞玉之師史經濟與李憲章二人一面，煩他通報。那人去了半晌，方出來道：「李師爺不在府中，往莊上去了，史先生說：如今你身累盜案，不可與往日相比，應避嫌疑，待事結之後，承責拜見呢。」田人聽了，長歎一聲，見賁府門客如此尊貴，方覺名利二字，人所必求。

少頃，擊雲牌，開儀門，命傳罪人。田人只當是賁侯坐堂，昂然入來看時，原來是幾個家臣與龔高、張裕等坐公堂。見了田人，放下臉來道：「老爺吩咐，此事雖是縣裡解來的，卻是一個小小盜賊案，命我等取了供詞，待明日自縣中解送匪徒之後，方親自臨軒，面質審決，你且先供上詞來。」田人見這幾個人，昔日他與賁侯對坐時，都是在一旁侍立的，便不放在眼裡。欲待立著說明原故時，只見當中坐的一個喝道：「我們是依法取供的，你乃是盜犯，這又是法地，你不跪下，難道輕慢王法不成？」田人見兩旁公役，都持棍捋袖，怒目相視，似有動手的光景。這正是：「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」沒奈何，只得曲雙膝跪下了。

那官取了供詞，命舒謙寫了，畫了押，道：「你可把話說實了，明日老爺坐堂，與那起匪徒們對詞，若果兩下言語參差，用起刑起，那時且莫後悔。」田人聽說動刑二字，不覺大驚，直嚇得昔日那般孤高自傲，凌雲氣概，如潰水之崖，頹然而下，心灰意冷，低下了頭。龔高在旁，欲命除其索鏈時，那兩個堂官道：「老爺原要嚴處此事，以免徇情縱放朋友之嫌的，如你做保便放，明日傳時也須鎖上來。」公役們應聲「是」，方去了索鏈。田人感戴龔高之恩，起來深深打了一躬。